

第一部

理性的觉醒

第一章伟大的女皇

(公元 1558—1603 年)

第一节 善用逆境

公元 1558 年 11 月 17 日，一位递送快信的信差急驰进入伦敦以北 36 里的哈特菲尔德 (Hatfield) 宫，禀告伊丽莎白·都铎 (Elizabeth Tudor) 称，她已是英格兰女皇。其异母姐玛丽女皇带着恶名，在天未破晓时逝去。在伦敦，国会于接到这个消息后，高呼“天佑伊丽莎白女皇！愿其长治吾民！”——未曾想到那会是 45 年的统治。教堂钟声嘹亮地充塞着空中，虽然它们已预感到未来的问题重重。英格兰民众像欢迎玛丽登基一样，在街上排桌欢宴，当天晚上他们还燃放象征永恒希望的焰火。

到了 19 日星期六，王国的重要贵族、贵妇及国会议员齐集哈特菲尔德 (Hatfield) 宣誓效忠，并营私中饱。20 日伊丽莎白极为庄严高贵地对他们发表演说：

诸位爵士：自然法则使我为我的姐姐悲伤；落在我肩上的责任使我感到惶恐；但是，由于我是上帝所创，注定要服从他的决定，我决定尽力去做；我由衷地希望现在所给我的任务能得到上帝的帮助，而我成为天意的执行人。就实质而言，我虽奉天承运而为政治的统治者，但亦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因而我希望你们全体，诸位，特别是贵族们，应据你们的地位与力量来协助我；朕职司统治，卿戮力为国服务，这样才可在全能的上帝前有良好的表现，并能在世上留给我们后代一些福泽。^①

在 28 号，伊丽莎白穿着紫色丝袍，公开仪队，骑马穿过四年前她被囚禁待死的那个伦敦塔。而今，沿途人群向她喝彩欢呼，齐声歌颂她的光荣，小孩颤抖地向她背诵他们苦记的致敬词，“射出的炮声前所未有”，预示英国在人类及心智的尊荣方面特放异彩的前所未有的朝代开始。

经过 25 年的考验，已使伊丽莎白了解如何君临天下。似乎，在 1533 年，其父亨利八世是幸运的，但是有了安妮·布林 (Ann Boleyn，译按：为亨利八世离婚再娶的宫女) 这样的母亲却很危险。其母亲的不贤德及被处死深印在孩子尚未懂事的年代里 (1536 年)；而这个阴暗的遗产所给她的痛苦一直伴着她的年轻时代不曾消逝，只有登基为王才能忘却此痛。国会一项法案 (1536 年) 曾宣称安妮的婚姻无效，遂使伊丽莎白顿成非法

子女；不少卑鄙不堪的闲话谈到她的父亲是谁的问题；不管如何，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她是其母与人通奸生出来的子女，在法律上其合法性从未再被确立。但是国会另一法案（1544 年）承认其在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及同父异母姐玛丽之后继承王位的权利。爱德华在位时（1547—1553 年），她信奉新教，但是当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入主时，伊丽莎白宁愿保留生命而不坚持旧信仰，遂改信罗马旧教。在“韦艾特的叛变”（Wyatt's Rebellion, 1554 年）无法迫使玛丽去位后，伊丽莎白被控参与叛变，并被送往伦敦塔；但是玛丽判决其犯罪证据不足，将之释放并受监视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玛丽死前承认其妹为其继承人，并送王冠珠宝给她。我们之有伊丽莎白王朝，实应归功于那位“血腥”女王的仁慈。

伊丽莎白接受的正式教育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其著名的家庭教师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夸称“她说法语及意大利语与英语一样流利，而且随时可以很流利地与我用拉丁语交谈 希腊语亦讲得差强人意。”^②她每天有固定的神学课程，故对新教教条极为精通；但是其意大利老师把得自蓬波纳齐（Pomponazzi）、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及文艺复兴的罗马文化的某种怀疑精神传给了她。

她从来不敢确定会入继王位。国会（1533 年）又曾确认其母与其父的婚姻为无效；国家与教会均认为她是一位私生子；漠视“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英格兰法律，禁止私生子即位为王。整个天主教世界——此时英格兰多数人仍为天主教徒——相信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为亨利七世（Henry VII）的曾孙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伊丽莎白了解假如她与教会妥协，则教皇自会洗刷其私生子的羞耻，并承认其统治的权利。但是她并不倾向妥协。成千成百的英国人拥有亨利八世及爱德华六世时代国会没收教会所得的财产。这些有力的财产所有人，深恐持续的恢复天主教势力会导致强制归还那些教产的后果，因此都准备为这位新教徒女皇而作战；且英国的天主教徒宁可拥她为王而不愿再发生内战。故 1559 年 1 月 15 日，在信奉新教的伦敦城的雷动欢声下，伊丽莎白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护教主”。自爱德华三世以来，每位英国国王例必宣称自己为法国国王。女王登基诸事进行极为顺利，并未发生任何事端。

现在她 25 岁，具有成熟妇人的各种风韵。她中等身材，体态优美，容貌亦佳，皮肤呈橄榄色，双目明亮照人，红棕色的头发，并有灵巧善于应用的双手。^③这样一位淑女能成功地处置各种变乱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当时有互相敌视的教派在玩弄权势，并执武器作乱，使得英国濒于分裂。贫穷是普遍性的，而虽有亨利八世的严刑峻罚，仍有流浪汉。伪币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半世纪的伪币盛行，使得国库信用极低，政府举债付息竟高达 14%。玛丽专心注意宗教，在国防方面极为吝啬，堡垒乏人照顾，海岸亦未设防，海军不良，陆军待遇、补给均差，其军官遗缺往往不补。英格兰在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译注：为亨利八世朝大主教，受宠信一时）时代主宰欧洲的均势，如今却是软弱无力，夹在西班牙与法国当中任人摆布，法军驻在苏格兰，而爱尔兰就要引进西班牙军。教皇利用开除教籍、停止教权（Interdict）及天主教国家的入侵等威胁，紧紧地控制着女皇。1559 年入侵行动确已成形，而且日复一日伊丽莎白均生活在畏惧被刺之中。靠了敌人的不团结，谋臣的智慧及其勇敢的精神，她终于得救了。西班牙大使惊讶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她是受了魔鬼附体，魔鬼引导她去取代其地位”。^④欧洲各国以前从未

预想到会在一个女孩的笑容后面发现一位帝王的气质的。

第二节 伊丽莎白政府

伊丽莎白选择大臣时，即表现其知人善任的能力。与其随时备战的父亲一样——虽有哈特菲尔德（Hatfield）的政治性演讲——她仍选择无显赫家世的人，理由是多数老贵族是天主教徒，而且某些人自认比她更适宜担任英王。她任命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为其首席顾问，其人勤政善治，为女王成功的显著因素，以致不了解她的人认为他才是国王。塞西尔的祖父是位富有的自由人，成为地方乡绅；其父亦为自由人，替亨利八世掌衣橱；其母的嫁妆使得全家生活舒适无虑。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未取得学位，曾在 Gray 法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公地垦植野生燕麦，^⑥年廿三即进入平民院（1543 年），并娶米尔德丽德·库克（Mildred Cooke）为第二任夫人，她的严守新教的道德与教义促成他加入新教的行列。他替护国主萨默塞特（Protector Somerset）工作，旋又在萨默塞特的敌人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下面服务。他支持简·格雷（Jane Grey）夫人继承爱德华六世为英王，但是适时改为支持玛丽·都铎为王；在她的暗示下，他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遂受命往接红衣主教波尔进入英格兰。他是一位事业心很重的人，决不容许他宗教上的反复无常而影响他在政治上的平衡。当伊丽莎白任命他为大臣时，她像往常一样贤明的对他说：

朕给予你的任务是担任朕的枢密院大臣，要为朕及朕之王国而努力不懈。朕对你的判断是，你不会收受任何贿赂而腐化，你会忠心为国，而且你不会顾及朕之私心而能给朕最佳之忠告；同时，若卿知道某些事只宜向朕秘密报告，你会只禀告于朕。朕可在此保证朕对此亦会保持应有的沉默，基于上述理由，朕在此赋予你此一任务。^⑦

他是否忠实廉能，从她让他干了 14 年的枢密院大臣，然后有 26 年余任财政大臣以至老死，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主持枢密院会议，处理对外关系，指导全国财政及国防，并导致伊丽莎白在英国建立新教的教会。像黎塞留（Richelieu 译注：系法王路易十四治世之良臣）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有赖君王单一的专制统治，以对付好斗的贵族分裂疆土的野心，贪婪的商人及手足相残的各种教派。他采取某些马基雅弗利的手段，虽不算残酷，但是对于反对派却极无情，^⑧一度他想派人刺杀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伯爵，^⑨但是那仅是半世纪的耐心掌政及个人真诚行为中偶有不耐的时刻而已。他对任何事都有耳目及间谍，但是永远的警戒就是保持权力的代价。他颇好利，生活极为勤俭，但是伊丽莎白因其智慧而宽宥了他的多财，并欣赏他因过分节约而积蓄了一笔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财源。如果没有他，她可能会为那些轻浮浪费的人物，如莱斯特（Leicester）、哈顿（Hatton）及埃塞克斯（Essex）等人引入歧途。西班牙大使报告中说，“其智慧高于

枢密院其他的大臣 因此遭受各方面的嫉恨。’^⑨有时伊丽莎白听信其敌人的话，而不时地对他苛责，以致他离开她时极为伤心而落泪；但事后她知道他仍是王国稳固的支柱。1571年，她封塞西尔为 Burghley 爵士，为新封贵族的领袖，他虽面对着众多敌视的贵族，终能支持女王，并使王国日趋强大。

女王手下地位较低的臣子，即使在那个短暂的历史中亦值得一提，因为他们以廉能、勇气、及很少的报酬而服务一生至老死。尼古拉斯·培根爵士（Nicholas Bacon）是弗朗西斯·培根之父，从女王登基至他老死为止（1579年），一直是掌玺大臣；诺理斯爵士（Francis Knolly）自1558年一直是枢密院参赞，且至其死前一直担任皇室内府大臣；思罗克莫顿爵士（Nicholas Throckmorton）为女王驻法国善于折冲之大使；而托马斯·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则驻苏格兰、俄国及日耳曼。在鞠躬尽瘁及政治才能方面仅次于塞西尔的是沃尔辛厄姆爵士（Francis Walsingham），他自1573年起至老死止（1590年），担任国务大臣之职，这是一位举止高雅敏睿的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称之为“当代的麦西那”（Maecenas 译注：系第8世纪罗马驰名的政治家及文学赞助者），他为危害女王生命的种种阴谋而倍感震惊，因而组织保护女王的间谍网，自爱丁堡（Edinburgh）以至君士坦丁堡皆在其范围内，在其组织之下逮住了苏格兰那位悲剧性的女王。统治者有这么多干练、忠诚、而待遇微薄的部属是很少见的。

因为英国政府本身就很穷困，私人财产胜于公共财富。1600年国库收入为50万镑，^⑩那即使在今日亦只等于2500万镑而已。伊丽莎白几乎就不曾课征直接税，不过她的关税收入只不过是3.6万镑而已。通常她依靠皇家土地的收入，英国教会的赞助款项，及富人的“贷款”，此种贷款实际上虽是强迫性的，但政府总是准时偿还。^⑪她承诺偿还其父亲、弟弟及姐姐时代遗留下来的债务，而且赢得能清还债务之令誉，故可以在安特卫普（Antwerp 译按：比利时北部之海港）以五分息借债，反之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常常一点钱也借不到。然而，她在服饰以及给予宠幸者经济特权作为礼物方面，却颇为慷慨。

她很少也不愿召集国会来提供财政援助，因为她难以忍耐敌对、批评或监视。她不曾赞助人民或议会主权的理论，她相信荷马及莎士比亚天无二君的论调——她既为亨利八世的骨肉又含有他的傲骨，为什么她不该为王呢？她主张君权神授说。她未经审判及不宣告原因，即以她的意志拘禁人犯；而且其枢密院组成“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审判政治犯，停止人身保护状及陪审团的制度。^⑫她惩罚阻碍实现其目的的国会议员，她向操纵国会选举的地方富绅建议，假如他们选择对于言论自由持严谨看法的人为议员候选人，则政事进行一定会方便得多；盖她需要金镑，却不要议员的瞎扯。她早期的国会高贵大方的顺从她，中期的国会愤怒的服从她，晚期的国会却几乎要起来革命。

她所以能够随心所欲，乃因全国宁愿接受其合理的专制，而不愿见到派系争权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想到要让人民来自治；政治——永远如此——就是少数人决定统治多数人的一项竞赛。大半数的英国人讨厌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均厌恨她的独身生活；但是大体说来，人民也感激女王所赐予的低税率、商业繁荣、国内的秩序，以及长期的和平、盛典及“皇家出巡”等热闹。她不时出巡，不厌其烦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参加公共盛会，而且用近百种方法去“勾引男人的灵魂”。^⑬西班牙大使虽然痛心于她的新教，但在上书西王菲利普时说：“她是如此受人民爱戴，人民围绕在她身旁信任她，这都是实情。”^⑭试图杀害她的阴谋反而增加人民对她的拥戴及其权力，甚至受她迫害的

清教徒亦祈祷她的平安；其登基周年纪念日已成为全国感恩及庆祝的佳节。

她是否是实际的统治者，或只是英格兰低级贵族及伦敦的商业寡头政治中受人欢迎的前锋呢？其参赞虽惧其愤怒，然常可以改正其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常常改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告诉她不悦耳的真话，给她相反意见的忠告，和服从她的决定；她“统而不治”。西班牙大使报告称：“她发布命令，其专制犹如其父亲。”^⑤塞西尔亦很难预知她的决定，由于她经常拒绝他的苦心忠告而使他焦虑不安。当他劝她莫与法国谈判，而应依赖新教的支持时，她颇为严厉地斥责说：“大臣，此事已了；我要听听法王的计划。我将不再跟你或你的基督教兄弟结盟。”^⑥

她的政治家风度赢得朋友与敌人的眼泪，在决定政策时，其缓慢令人烦厌又迟疑不定；但是很多事件因她镇定而获益。她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比人更能解决问题；其善于蹉跎光阴的习惯，往往使得某种情况下复杂的许多因素终现其端倪。她羡慕寓言中的哲学家——他们在答复问题以前，先默念字母得个缓冲。她的座右铭是“我了解，但我沉默。”她发现政治犹如爱情，欲速则不达，就是失败者。假如说她的政策善变，那么事实及各种势力就能发挥作用。四面为危险及阴谋所包围，故她要以可以宽宥的小心向前探路，一度采取某路线，继而改变，她的不即刻作决定是由于这个善变的世界所使然。她的善变虽然导致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使得英格兰在壮大前，一直保持和平。她承继了一个政治混乱、军队腐化的国家，故其唯一可行的政策是避免英格兰的敌人联合起来对付它，鼓励预格诺教徒（Huguenot，译注：法国的加尔文教徒称为预格诺教派）反抗法国专制君主，鼓励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鼓励新教徒反抗与法国关系至深的苏格兰女王。这当然不是正大光明的政策，但是伊丽莎白相信马基雅弗利的学说；负责国政的领袖不应有所顾忌。不论透过其诡谲的弱点所采取的是什么手段，但她使其国家免受了外国统治，维持了和平——中间有短暂的间歇期——有 30 年之久，并使英格兰在物质及精神两方面均较以前富有。

做一个外交家，她在灵活的情报、因利乘便、深不可测度的行动方面，给予当代许多外交首长不少的教训。她是当代最善于说谎者。有四位女人——玛丽·都铎、玛丽·斯图亚特、麦第奇的凯瑟琳、及伊丽莎白——代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所谓的 16 世纪末叶“妇人的奇异统治”，其中伊丽莎白无疑在政治能力及外交技巧两方面棋高一着。塞西尔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妇人，她知道同时代各国君王的利益及脾性所在，而且对其王国有很清楚的了解，故任何参赞无法告诉她前所未闻的事。”^⑦——自然这点仍有存疑。她的优点是不必透过翻译和中间介入，即可直接以法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与各国使节会商。西班牙大使说：“这个妇人是十万名魔鬼的附体；但是她假装自己是个活跃于寺院中的修女，每天由早到晚地祈祷。”^⑧欧陆各国政府谴责和赞扬她。教皇西克斯图特五世（Sixtus V）说：“假如她不是异端分子，那么她的价值就等于整个世界。”^⑨

第三节 多情的处女

伊丽莎白在外交上的秘密武器是她仍为处女。当然，其情形今人所知甚少，历史家

自不应对此遽而加以确定；我们应像雷利（Raleigh）定一殖民地名一样的自信无误才行。塞西尔看到伊丽莎白老与莱斯特调情，就会有刹那间的疑惑，但是两位西班牙大使并非恨到必须毁坏女王的名誉不可，他们的结论相信女王的清白。^②本·琼生（Ben Jonson）报告霍桑顿的德拉蒙德（Drummond of Hawthornden），有宫廷谣言谓：“她是石女，不能接近男人，虽则为了快乐她试过许多男人……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试图加以割治，但是她感到害怕不敢尝试。”^③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其《年鉴》（*Annales*, 1615 年）一书中说：“人民诅咒女王御医 Huic，因为他认为女王身体有某种缺陷而不宜结婚。”^④但是国会屡次请她结婚，显然假定她有生育能力。在这方面，多数的都铎皇族似乎都有某种问题存在：也许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生子所发生的不幸是受到亨利八世梅毒的感染所致；其子爱德华因某种难以描述的病症早夭；其女玛丽热切想要举男，结果是误将水肿当做怀孕；而伊丽莎白虽则尽情与人调戏取乐，但是从来不敢结婚。她说：“我总是畏缩不敢结婚。”早在 1559 年，她即已表达保持处女的意愿。^⑤1566 年，她向国会承诺，“在适当时候我会尽快结婚……我希望会有小孩。”^⑥但是，当塞西尔告诉她玛丽·斯图亚特已生一子时，她几乎落泪表示：“苏格兰女王已是漂亮男孩的母亲，而我却是干枯不毛的树干。”^⑦那时她终于泄露了永久的悲哀——她无能生育。

此在政治上的意义更使这个悲剧加深了。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她的无生育能力是对其父罪恶的最适当处罚，也就是保证天主教徒斯图亚特·玛丽将入继为英王。但是国会及其他英格兰的新教徒害怕这种结果，就请求她结婚。她努力去做，可是一开始就钟情于有妇之夫。达德利爵士（Robert Dudley），高大英俊、多才多艺、彬彬有礼、勇敢过人，是那位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公爵曾图使玛丽·都铎去位改立格蕾（Jane Grey）为王，因而被杀。达德利娶艾米·罗布萨特（Amy Robsart）为妻，但未与她同住，谣言称他是无耻的玩弄感情者。当其妻在 Cumnor 厅失足跌下楼而断颈致死时（1560 年）他正在温莎宫（Windsor）陪伴伊丽莎白。西班牙大使及其他人疑心是他和伊丽莎白安排这样愚拙的解决方法；这样疑心是不公正的，^⑧但是顷刻之间达德利成为王夫的希望破灭了。当她自以为已濒临死亡之际（1562 年），就要求封他为王国护国主；她承认爱他已久，但是在神的面前作证，他们之间绝无“不适当之行为”。^⑨两年后，她把他介绍给苏格兰女王，并封他为莱斯特伯爵，以提高其吸引力，但是玛丽讨厌与其对手的爱人同床。伊丽莎白乃赐予他种种专卖权表示安慰之意，而且在他死前一直宠幸不绝（1588 年）。

塞西尔以高贵的敌对态度来忍受这段罗曼史。有一时他曾想要辞职抗议，因为他另有一个与欧洲某强国联姻以加强莱格兰与该国友谊之计划。有无数外国追求者在这 25 年内常出现在女王身边。一位大使说：“有 12 位大使在追求女王陛下；霍尔斯坦公爵（Duke of Holstein）是另一个代表丹麦国王的追求者。芬兰公爵（The Duke of Finland）为其兄弟瑞典王求婚而来，威胁要杀害那位国王派来的人，因而女王深恐他们会在她的面前互相残杀对方。”^⑩当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君主菲利普二世适时地提出联姻要求时（1559 年），她应该感到自满才对，但是惟恐使英格兰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天主教属国，她遂拒绝了联姻的要求。她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法王查理九世的联姻提议，因为当时法王表现非常良好。法国大使埋怨说：“世界也不过在 6 天内造成，可是她已经花了 80 天仍然没有决定。”她技巧地答以世界是“由比她高明甚多的艺术家所造成的”。^⑪两年以后，她允许英格兰代表和奥图大公爵查理讨论联姻问题，但是应莱斯特的要求，她又放弃这个计划。

当国际局势有利于幽默的法王之时（1570 年），很多人鼓励艾冷森公爵（The Duke of Alençon）（亨利二世及麦第奇的凯瑟琳 Catherine de Médices 之子）成为 37 岁女王的 16 岁丈夫；但是谈判遇到三点障碍而触礁：公爵信奉天主教，他太年轻，又有酒糟鼻子。五年以后障碍之一已不复那么严重，故当时为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的艾冷森又被列为考虑对象；他被邀请至伦敦，历经五年多的时间，伊丽莎白一直玩弄着他和法王。经过最后的追求不成以后（1581 年），这项快乐的追求终于渐告结束，安茹公爵退出情场，挥舞女王的袜带做为战利品。同时她却使他未与茵凡他·伊莎贝尔·克莱拉·尤金妮娅（Infanta Isabel Clara Eugenia）结婚，因而得与英国的两个敌国法国及西班牙结好。一个妇人因为无能生育而获利如此之多，因为处女而获得如此多的快乐，真是很少见的。

第四节 伊丽莎白及其宫廷

在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接受朝臣的献媚比与患有梅毒的年轻人做爱更为满足，这种献媚可长到结婚也不停止。因此伊丽莎白常年地享受别人的逢迎阿谀，而且贪婪地欣赏其中滋味。贵族为取乐于她而毁去前程，舞剧及露天历史剧讽刺其光荣史；诗人献十四行诗及颂词，几使她窒息；音乐家演奏她的赞曲。一首小情诗歌颂她的眼睛有征服别人的魅力，她的胸部就像“那个美丽的小山，其中蕴有德行及圣洁的灵巧”。^⑤雷利说她走路很像爱神维纳斯，打猎像狩猎及月神戴安娜，骑马像亚历山大帝，唱歌时像天上的天使，演奏时像阿波罗之子 Orpheus。^⑥她几乎全部相信这是真的。她极爱好虚荣，仿佛整个英格兰的繁盛是她眷顾的结果；在某种程度内，正是如此。由于不相信身体的魅力，所以她要穿上最昂贵的衣服，而且几乎每天都要更换一套；她死时留下了 2000 套衣服。她在头上、手臂、手腕、耳朵及衣服等处戴上珠宝；当一个主教责备她太爱服饰时，她就警告他别再提起，否则他有早登天堂之虞。^⑦

她的举止有时会令人焦虑警戒不已。她掌掴或抚爱其朝臣，甚至那些外国使节。当达德利跪受伯爵之位时，她竟搔其颈背。^{*}当她倾听时会流口水——有一次流在昂贵的大衣上。通常她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她说话太快，滔滔不绝而不让别人有争辩的余地。她像海盗（若是可以代表的话，她确是一个海盗）一样地起誓诅咒；“天杀的”（By God's Death）是其缓和的诅咒之一。她有时很残酷，例如与玛丽·斯图亚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囚禁格雷（Gray）夫人在伦敦塔受苦至死；但在本质上她极仁慈，恩威并施。她常常发脾气，但是很快又回复镇静。高兴时大声喧笑，那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她热爱跳舞，且在 69 岁以前一直喜欢作芭蕾舞步的转足尖。她欢跃、赌博及打猎，而又喜爱舞剧及戏剧。即当命运不佳之际，她亦精神勃勃，面对危险时，她充满勇气及智慧。她

约翰·艾布雷（John Aubrey）说了一则恶作剧的故事。“这位牛津伯爵 Edward de Vere 有一次向伊丽莎白鞠躬示敬，恰巧放了一个屁，他感到很羞惭，就出外旅行七年。回国时，女王欢迎他返乡，并说：爵士，我早已忘了那个屁。”^⑧

饮食甚为俭朴，但是喜爱金钱及珠宝；她对于没收富有叛徒的财产乐此不疲；除了贵族献上珍藏的宝石，她仍要设法去取得苏格兰、勃艮第（Burgundy）、葡萄牙皇室的宝石。她并不以感恩及慷慨驰名；有时她也试图赞许其臣仆几句；可是在其吝啬及傲骨当中，显然有爱国主义的存在。当她即位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尊敬英格兰；当她死时英国却夺得了制海权，并向意大利及法国的学术盟主挑战了。

她究竟具何种心智？她具有女王应有之学识。她一面统治英国，一面仍继续研修语言；她用法语与玛丽·斯图亚特通讯，跟威尼斯大使使用意大利语交谈，以流利的拉丁语责骂波兰使节。她翻译萨卢斯蒂（Sallusti，译按：为公元前1世纪罗马历史家）及波伊提乌（Boethius，译按：5世纪罗马哲学家）的作品，她具有相当的希腊语修养，可以研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译按：为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之悲剧，并翻译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译按：亦为希腊的悲剧作家）的一出戏剧。她自称读书之多与任何基督教君主一样，这也是真实的。她几乎每天都读历史。她编诗及乐曲，并弹奏琵琶及小键琴。但是她对自己的成就亦能自嘲，并了解教育与睿智的分别。当一位大使赞扬她在语言上的成就时，她说：“教一个女人会说话不算稀奇；教一个女人不说话那才是难事。”^{⑤4}其心智犹如其言辞一样的敏锐，而且其智慧足能赶上时代。弗朗西斯·培根记载称：“她惯于训其大臣说他们就像衣服一样初次穿上很紧身但穿久便逐渐松了。”^{⑤5}其书信及讲辞以英文写成，风格完全是属于她自己的，迂回、包容、感人，但是富于古怪有趣的转折，且在流利及风味方面颇见佳构。

她的睿智超于智性之上。沃尔辛厄姆宣称她“拙于处理任何有份量的大事”，^{⑤6}或许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讽刺。其技巧是来自女性天赋微妙与敏锐的悟性，而非基于严密的逻辑的推理，然有时其结论却证明狡猾若猫的试探较之依赖推理更见智慧。她那种无法解释的锐气，困扰了欧洲，振奋了英国，促成其国家的兴盛繁荣。她重新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她重视了文艺复兴——尽情快乐地渡过尘世一生，每天都要享受和美化这个人生。她不是道德的典范，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完美人物。John Hayward 爵士——他因对年轻的埃塞克斯传布反叛的观念而被她送入伦敦塔监禁——在她愿引用他的九年后，他已对她相当谅解而写道：

如今若有人具有天才及手段能赢得民心的话，那就是这位女王；假如她曾经如此自许的话，一定出之温和加上高贵，而对于最卑贱的人她亦会示以高贵的关怀。她全部才能皆已付之行动，而每种行动皆像是很适当的行为；她眼睛注视一个人，耳朵倾听另一人，判断集中于第三人，却对第四人说话；她精神似乎分散各处，却又无分神之虞，就像她的精神一点也没有分散他处一样。有人受她怜悯，有人受她赞扬，有人受她恩谢，另有其他人则受她愉快捉狭的揶揄，但是她不会轻蔑别人，亦不会轻忽自己的职务；她技巧地向人展露笑容，美丽的容貌及优雅的风度，故人们倍愿证明他们喜欢她。^{⑤7}

其宫廷代表了她的本性——爱其喜爱之事物，提高音乐、运动、戏剧的鉴赏力，欣赏诗、情歌、戏剧、歌舞剧当中栩栩如生的辞句，以及英国前所未闻的散文。在白宫（Whitehall）、温莎宫、格林威治宫（Greenwich）、里士满宫（Richmond），及汉普顿皇

宫 (Hampton) 中，贵族及贵妇、骑士及大使、艺人及侍从，均为轮替的王家庆典及盛会所吸引。一个特设的“典礼处”专司准备各种娱乐，内容包括猜谜及西洋双陆棋戏，乃至复杂的舞剧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等。耶稣升天节、圣诞节、新年、圣诞后第十二天夜晚、圣烛节及忏悔节，通常均有种种娱乐，举行体育竞赛，马上比武，哑剧表演，戏剧及歌舞剧等。歌舞剧是意大利传入伊丽莎白时代之英国的——是盛大表演会，诗篇、音乐、寓言、丑剧及芭蕾舞等炫华耀人的综合戏剧，由剧作家及艺术家加以编作，在宫中或富庶的田庄中演出，带有复杂的道具及动作，由带面具的淑女及绅士来表演，他们穿上昂贵的衣服，却念简单的台词。伊丽莎白喜欢戏剧，特别是喜剧；假如伊丽莎白及莱斯特受到清教徒的攻击而不支持戏院，则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多少会搬上舞台或留传后世呢？

不以其五宫为满足，伊丽莎白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出巡”全国，一面看看，一面让别人瞻仰她，也巡视其贵族，并享受他们勉强的致敬。宫中部分人随她出巡，一面为了改变环境而雀跃不已，一面对于食宿设备及啤酒却啧有怨言。镇上着丝织衣服的乡绅致辞并呈献礼品来欢迎她；贵族有款待她而至于破产者；受到很大压力的贵族，祈祷她不经过他们那里。女王骑马或坐在软轿上，高兴地跟拥挤在道上的群众打招呼。人们战慄地见到了他们的无敌女王，在其高贵的致候及具有传染性的愉快态度中，他们又有了新的效忠观念。

宫廷迎合她的欢乐，采纳其自由的态度，豪华的服饰，热爱庆典及理想绅士之条件。她喜听华丽衣服的沙沙作声，故她身旁的男士将东方式的衣料裁成意大利式的服装，而足以与妇女匹敌。欢乐是宫中日常的节目，但是每一个人随时都得准备在大海上进行英勇的行动。勾引宫女要很谨慎，因为伊丽莎白自觉为了宫女父母的荣誉，有保持其贞洁之责任，因此，她将彭布罗克伯爵 (Pembroke) 驱逐出宫，因为他使玛丽·费顿 (Mary Fitton) 怀孕。^⑧和其他皇宫一样，阴谋常常织成很复杂的网，女人无耻的竞争男人，男人则竞争女人，而大家又追求女王的宠幸，赏钱的多少则依此而定。那些善于作诗，歌颂可歌可泣的爱情及道德的绅士，渴望领取干薪，收贿或行贿，取得专卖权，或分赃；而贪婪的女王却纵容其侍从弥补菲薄待遇的贪污不法行为。通过其赠与或得其允许，莱斯特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贵族，西德尼爵士 (Philip Sidney) 在美洲取得大片的土地，雷利在爱尔兰取得四万英亩田庄，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垄断了甜酒的进口，而哈顿 (Christopher Hatton) 爵士由女王的走狗摇身一变竟成为贵族院院长。伊丽莎白重视英挺的双腿而不重视敏捷的头脑——因为这些社会的支柱（译注：指双腿）当时尚未为裤子所包住。纵然她有这些缺点，但是她使英国的精英发挥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建立事业，唤起他们前进的思潮，并养成他们高贵多智的仪态，和促进诗、戏剧及艺术的发展。英国最伟大时代的全部天才几乎都集合在那个眩目的皇宫及女王身边。

第五节 伊丽莎白及宗教

但是在宫廷中，以及整个国家，宗教改革的激烈争斗继续不停，并构成一个严重的

问题，许多人认为这将会困扰及毁灭女王。她是新教徒，可是全国有 2/3 或 3/4 的人口为天主教徒，^⑧多数司法官，全国僧侣皆为天主教徒，新教只在南方港口及工业城发展；他们在伦敦占优势，由于欧陆各国的难民进入该城，而使其新教徒人口剧增；但是在北方及西方的乡村里——几乎完全为农业地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⑨不过，新教徒远较天主教徒热心得多。1559 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发行 *Rerum in Ecclesia gestarum……Commentarii* 一书，热烈地描述新教徒在前朝所受到的迫害，该书于 1563 年被译为 *Actes and Monuments* 通称为《殉道书》（*The Book of Martyrs*）对于英国新教徒有煽动人的影响，历时一世纪之久。16 世纪的新教代表一种为将来而战的新思想的热能，天主教则为具有深植于传统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力量。

在少数派的逐渐增加当中，宗教纷争已经产生了怀疑主义——甚至到处产生无神论的主张。教派间的互相冲突，他们的互相抨击，他们流血的互不宽容，及基督徒信念与实际行为间的强烈对照，均促使某些抱实际观念者怀疑所有神学的价值。罗杰·阿谢姆在教师（*Scholemaster*）（1563）一书中说：

意大利人首先以《圣经》攻击意大利化英国裔的意大利人，意指他们生活的虚荣不比他们在宗教上的猥亵意见更厉害……他们重视塞西尔的 *De Officiis* 一书比保罗的书信更甚；他们重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中的故事较《圣经》故事为甚。而且他们把基督教神灵奇事视为寓言。他们认为基督及其四《福音书》只对教化人民的方策有利，是以不管任何宗教（新教或天主教）对他们均无所谓好坏。有时他们公开推广这种宗教；可是在某地他们又在私底下诋毁它们……在他们敢说的地方，和他们喜欢的友伴一起，他们就大胆地嘲笑，蔑视新教徒及天主教徒。他们对于《圣经》不关心……他们嘲笑教皇；他们责骂马丁·路德……他们所向往的天国就是让他们快乐及获利的地方；由此他们简单地宣告了他们的宗派：那就是在生活上主张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在理论上则抱无神论。^⑩

塞西尔抱怨称（1569 年）：“那些嘲笑宗教的伊壁鸠鲁派及无神论者到处都是”；^⑪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宣称（1571 年）“许多人完全脱离教会 而且不再参与宗教礼拜”；^⑫约翰·李利（John Lyly）认为（1579）：“从未见到异教有这样多的宗派……亦未见到不信教的人有这种异端学说，像现在的这些学者中的纷歧一样。”^⑬神学家及其他人写书攻击“无神论”——不过那可能意味着信上帝，而不信基督的神性。在 1579、1583 及 1589 年，凡否认基督神性的人皆受火烧之刑。^⑭——有几位戏剧家——格林（Greene）、基德（Kyd）、马洛（Marlowe）——均为著名的无神论者。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在其他方面都能广泛地表现人生百态，唯独很少表现宗教纷争，反而出现了取材自异教神话的伟大戏剧。

在莎士比亚《徒劳的爱》（*Love's Labour's Lost*）一剧中，有两行意义模糊的句子：

哦！矛盾！黑色是地狱的徽志，
地牢的色彩及夜间的学院。

许多人^⑧把最后一句片语解释为意指在瑟本 (Sherbrone) 的雷利寓所的夜间集会，座中有雷利，天文家托马斯·哈里奥特 (Thhomas Harriot)，学者基米斯 (Lawrence Keymis)，或亦包括诗人马洛及查普曼 (Chapman) 及其他人在内，讨论了天文、地理、化学、哲学及神学。哈里奥特显然是这群人的领袖，据古董家伍德 (Anthony a Wood) 的说法：“他对于《圣经》有奇特的看法，而且总是低估创造世界的旧故事……彼著有《哲学的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其中已扬弃了《旧约》”，他信神，可是拒采基督的启示及神性的说法。^⑨耶稣会教士帕尔森 (Robert Parsons) 于 1592 年写道：“雷利爵士之无神论派……揶揄摩西及救世主，《新约》及《旧约》，而且这些学者不再重视上帝的特殊地位”^⑩，雷利被控以静听马洛宣读一篇无神论的论文。1594 年 3 月，政府设在多塞特 (Dorset) 的瑟恩 (Cerne) 寺的委员会调查邻近有一群无神论者的谣言——该地就包括雷利的家在内。就我们所知，当时调查结果并未立即采取行动，可是其后在雷利受审时 (1603 年)，罪名之一却是无神论。^⑪而在其《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自序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其对神之信仰一事。

有人怀疑伊丽莎白自己抱着自由思想。格林说：“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根本没有宗教观念的。”^⑫依佛罗德 (Froude) 的看法，“伊丽莎白并没有明晰的情感上的信念……对伊丽莎白说，新教的教义并不比旧教为真……她对于神学的教条主义抱着宽容而又轻视的看法。”^⑬她吁请上帝——发着令其大臣惊怕的恶誓——毁灭她，假如她不遵守嫁予艾冷森的诺言，可是在私底下对于他的自夸已获芳心，她却屡加讪笑。^⑭她对一位西班牙使节表示，纷争中的基督教各派间的差别是“小事一端”——因而使他认为她是无神论者。^⑮

虽然如此，就像 1789 年以前的多数政府一样，她亦认为这些超自然之力量及道德制裁的宗教，对于社会秩序及国家稳定是不可或缺的。直到彼稳固其地位为止，有一度她显得摇摆不定，意在让天主教君王抱着她会改信旧教的希望。她喜欢天主教仪式，教士独身的生活，及做弥撒的富于戏剧性，假如不是唯恐屈服于教皇之下，她会与教会保持和好。她不相信天主教，因为那是一种外国强权，可能会使英国人对教会的效忠超过对女王的忠贞。她在其父的新教熏陶中成长，那种新教等于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她想在英国建立的就是这种宗教。她希望英国教会采取半天主教礼拜式，可以缓和乡间天主教徒的情绪，至于抗拒教皇，则可以满足城市的新教徒；同时希望国家控制的教育会使新的一代欢迎伊丽莎白的这种措施，因而宗教纷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在宗教方面，犹如其婚姻，她亦是迟疑不作决定，俾便达成其政治目的。直到其强有力的敌人面对既成的事实为止，她让他们对她存着幻想而彼此分裂。

许多势力怂恿她完成宗教改革。欧陆改革者写信感谢她恢复新教，他们的信件感动了她。教会财产的占有者祈祷她作有利新教的决定。塞西尔劝告她使自己成为欧陆新教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新教徒取下圣托马斯 (St. Thomas) 铜像的头丢到街道上，表达他们信新教的情绪。其首届国会 (1559 年) 1 月 23 日至 5 月 8 日) 多为新教徒。国会毫无保留地拖延通过拨款的决议，而向新教徒征税就等于向全国不分僧俗的人收税一样。新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 (1559 年 4 月 28 日) 颁布克莱摩 (Cranmer) 之《通用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重订英国礼拜仪式，并禁止采行其他的宗教

仪式。弥撒被废止了。又规定英国人均应参加国教的星期礼拜，否则应付出一先令以救济贫苦。一个新的“神圣法案”(Act of Supremacy)(4月29日)宣称伊丽莎白系英国不分世俗或宗教各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教士、律师、教师、大学生、地方法官及教会或皇家官吏均应起誓承认女王的最高地位，主要圣职的任命及教会的决定均由政府指定的高级宗教法庭为之，主张教皇在英国有权者，初犯处以无期徒刑，再犯就处死(1563年)。到了1590年，英国教会皆成为新教教会了。

伊丽莎白假装并不迫害舆论自由，她说，任何人只要不违背法律都可自由思想及信仰；其唯一要求是为了全国的团结须有外表的一致。塞西尔使她确信“宽容两种宗教的国家不可能有安全”^④——但是伊丽莎白却仍要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能容忍新教徒。^⑤她不反对和平的伪善矫情，可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得转而解为言论自由。在重要事件上有异议的传道士或被强迫缄默，或被解职；^⑥处置异端的法律重新确定范围，并加强执行；唯一神教派及再洗礼教派均被宣告为非法；^⑦终伊丽莎白朝，共有5名异端被焚杀——在当日，这个数目不算很多。

1563年，神学家的一项集会确立了新的教义。大家均赞成预定论；即上帝凭它的自由意志，在创世之前，不管人类个人之善恶与否，已选择了某些人为其选民，命定得救，其余诸人则被扬弃受地狱之折磨。他们接受路德信仰得救之说——那就是说，选民之得救并不是因其善行，而是信仰上帝之慈悲及耶稣为救人类而流血；不过，他们采取加尔文教派之主张，认为圣餐是与基督在精神上而非物质上之交往。透过一项国会法案(1566年)，规定此种新神学的“三十九条款”(Thirty-Nine Articles)成为英国教士应遵守的义务；而它们至今仍是正式英国国教的教义。

新的礼仪亦是一种折衷。弥撒虽已撤销，可是令清教徒看不惯的是，教士布道竟穿白袍法衣，主持圣餐则着长袍。圣餐礼竟须跪受，仍然使用面包与酒。向圣者祈祷的仪式已为每年追念新教的英雄所取代。坚信礼及任命圣职礼仍然列为圣礼，但是不再视为是耶稣所建立的圣礼；只有临死以前人们才被鼓励向神父忏悔。许多祈祷书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形式，但是披上英国的外衣，遂成为英国文学中辉煌的一部分。400年来，这些祈祷书及赞美诗，在庄严高贵的天主教及简朴尊严的各教区礼拜堂中由僧侣及会众加以朗诵，给予英国家庭灵感、安慰、道德纪律，及精神上的和平。

第六节 伊丽莎白及天主教徒

现在轮到天主教徒受到迫害了。虽然他们仍占大多数，但不得作天主教礼拜或拥有天主教书籍。政府下令毁坏天主教堂中的宗教偶像，并把圣坛移走。六位牛津学生拒绝从大学教堂移走耶稣受难像，因而被送到伦敦塔监禁。^⑧多数天主教徒悲哀地服从新规定，但是亦有相当数目的教徒宁愿付出罚金而不愿参加英国国教礼拜。皇家委员会估计英国有五万名“不参加国教礼拜的天主教徒”(recusants)(1580年)。^⑨国教派的主教向政府抱怨民间家庭仍然作弥撒，公众礼拜还杂以天主教仪式，以及新教徒在某些激烈的城

市里不安全。^⑤伊丽莎白遂责备大主教巴尔克（Archbishop Parker）执行不力（1565年），其后法律遂更严予执行。在西班牙大使礼拜堂中听弥撒的天主教徒均被下狱；政府搜查伦敦民房；发现了陌生者即命其说明其所属之宗教；并下令地方法官处罚藏有罗马天主教神学书籍者（1567年）。^⑥

我们不宜透过 17 世纪及 18 世纪哲学家及革命赢得的相对宗教宽容来看这些立法。当时各教派互相斗争，受政治影响而更加复杂——宗教宽容之范围受限。16 世纪各党派及各国政府均认为宗教意见不同就是一种革命。当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自认经过很长的忍耐后才发布教谕（1570 年），不但将伊丽莎白驱逐教籍，而且免其臣民对她忠贞，禁止他们“服从其指示、命令及法律”。法国及西班牙当时想与英国结好，故压制该教谕之传布，但是其中一份教谕却让人秘密地贴在伦敦主教寓所。犯禁者旋被抓到，处以死刑。面对这种宣战，大臣遂请求国会制定更严厉的反天主教法律。国会通过法案规定，称呼女王为异端、阴谋家、篡位者、暴君，或传播教皇教谕于英国，或使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者，均犯死罪。^⑦政府授权高级宗教法庭审问任何嫌疑犯，并处罚其违法而未受处罚之罪，包括和奸及与人通奸在内。^⑧

欧洲天主教君主无法抗议这些迫害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亦采取类似的措施。多数英国天主教徒仍然不抵抗，伊丽莎白政府希望习惯会使他们接受，时间一久会使他们产生信仰。为防止此事发生，一位逃难的英国人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遂在当时西班牙属地荷兰的杜埃（Douai）一地，创设一所学院及教士养成学校，专门训练英国天主教徒在英国传教。彼热切地表达其目的说：

我们最主要的课题……是要在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反对异端的热情及正义的愤怒。我们的方法是让学生看清天主教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所表现的那种特别高贵的礼仪……同时，我们要唤起大家注意家乡中那种可悲的对照：一切神圣的事物皆彻底毁灭，……我们的朋友及亲属，我们所尊敬的人，及其他无数的人，均在教派纷争及无神状态中遭到毁灭的命运；监牢及地牢人满为患，监禁的不是小偷及不法之徒，而是基督的教士及其信徒，以及我们的亲友。我们不应受伤害，亦不应旁观我们的国家忍受于痛苦中。^⑨

直到 1578 年，加尔文教派攻占杜埃后该校才封闭，然后改设在兰斯（Reims），后又迁回杜埃（1593 年）《杜埃圣经》（The Douay Bible）——系拉丁《圣经》本之英译本——在兰斯及杜埃（1582 年—1610 年）制成，“詹姆士王圣经本”出版前一年，该版译本才发行。1574 年至 1585 年间，该校将 275 名毕业生封以圣职，并派遣其中 268 人至英国传教。艾伦奉召至罗马，升任红衣主教，但是其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续有 170 名僧侣，于 1603 年伊丽莎白死亡以前，奉派至英国工作。共 438 名僧侣当中，有 98 名遭受极刑。

英国传教士的领袖地位后来传给一位耶稣会教士罗伯帕尔森，其人热心勇敢，善作神学辩论，并为杰出的散文家。彼坦白宣称，教谕逐伊丽莎白为王，故加以刺杀亦无错误。许多英国天主教徒感到震惊，但是教皇格列高里八世（Gregory VIII）之国务卿加利

(Tolomeo Galli) 却赞成其主张。^{⑥*} 派尔逊呼吁天主教国家入侵英国；西班牙驻英大使谴责此项计划是“愚昧犯罪”的，耶稣会会长埃韦拉德·梅尔库里恩 (Everard Mercurian) 遂禁止了他干政。^⑦ 但是不为所动，他决定进行私人的入侵英国行动。他化装成自荷兰服役归来之英国军官，其军人威武之行动，其金边外衣及其羽毛帽，使他通过了关卡的守吏 (1580 年)；他又协助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坎皮奥 (Edmund Campion) 化装成珠宝商随他进入英国，他们秘密地住在伦敦的市中心区。

他们访问了被捕的天主教徒，发现他们并无受虐待的情事。他们广征世俗及僧侣助手，开始鼓励天主教徒继续对教会忠诚，并促使最近改信新教者改宗天主教。隐藏在英国的世俗教士，感到这些传教士太过胆大，因而警告他们迟早会为人发现而被逮捕，若彼等之为人发现，势必使英国天主教徒的情况更加恶化，所以就请求他们返回欧陆。但是帕尔森和坎皮奥坚持不肯放弃。他们一城又一城地移动，举行秘密集会，听人忏悔，作弥撒，并祝福把他们当做上帝使者的崇拜者。他们抵英一年内——自称——已使 2 万人皈依。^⑧ 他们建立印刷厂，广事宣传；伦敦街上遂发现了短文，宣称伊丽莎白在为教皇驱逐出教后已不复为英国之合法君主。^⑨ 另有一位耶稣会教士奉派往爱丁堡劝请苏格兰天主教徒自北方入侵英国。威斯特摩兰 (Westmorland) 顺应梵蒂冈之召唤，自罗马带金银无数回佛兰德以资助自荷兰入侵英国之举。至 1581 年夏天，许多天主教徒均相信，阿尔瓦 (Alva) 之西班牙军队将越界侵入英国。^⑩

受到政府密探的警告，英国政府遂加紧抓耶稣会教徒。帕尔森越过英伦海峡逃生，可是坎皮奥却终于被执 (1581 年 7 月) 穿过同情他的乡村及敌视他的伦敦，被禁于伦敦塔。伊丽莎白指名传唤并想救其生命。她问他，他是否承认她是其合法君王？他答是。但是对其第二个问题：“教皇逐她出教是否合法？”他却答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无一致看法，致使他无所适从。她遂把他送往伦敦塔，并训令好好看待他；但是塞西尔命令用刑追查其同谋。经过两天的苦刑，他说出几个名字，接着政府遂有连串的逮捕行动。后来坎皮奥又恢复了勇气，向新教神学家挑战，要求公开辩论。经委员会之允许，遂在伦敦塔礼拜堂举行了一场辩论，朝臣、犯人及公众均获允参观；而那位耶稣会教士虽双腿疲软，仍然站立数小时为天主教神学而辩护。两方面均无法令对方心服，但是当坎皮奥受审时，其罪名并不是异端，而是阴谋以内乱及外患颠覆政府。彼与其他 14 人经判决有罪，1581 年 12 月 1 日受绞刑而死。

天主教徒正确预测耶稣会的任务会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迫害行动，伊丽莎白将她与那些试图取代其王位及谋刺者间之是非诉诸其子民。1581 年的国会法律规定，改宗天主教者以叛国罪处罚；任何作弥撒之教士应罚 200 马克并处一年之徒刑；拒绝参加国教礼拜者每月应付 20 金镑^⑪——除了最富有的天主教徒外，任何天主教徒皆会因而破产。无能支付罚金者即予拘捕并没收其财产。不久，监牢里面到处都是天主教徒，许多旧城堡遂亦改为监狱使用。^⑫ 紧张局面四伏，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即将处死以及与西班牙和罗马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更形紧张。1583 年 6 月，一名教皇使节向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提供一项由爱尔兰、法国及西班牙三国军队即时进攻英国的详细计划。教皇对于这项 Disegno

* 一位天主教历史家更强调说：“假如国务卿赞成刺杀伊丽莎白，这比用武力更合乎法律的原则。国务卿无疑在寄出其信以前必先与教皇格列高里磋商的，格列高里也是赞成此说。”^⑬

per L'impresa d' Inghilterra 计划深表同情，并预先准备了特别的措施；^③但是英国密探已预得风声，亦有对抗准备，故该计划终告搁置。

国会以更富压制性的立法来报复。自 1559 年起受封圣职之僧侣，依然抗命不为承认英王最高地位之起誓者，在 40 天内应离开英国，或以叛逆罪处死；庇护他们者将被绞死。^④依据该法及其他法律，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共有 123 名僧侣及 60 名俗人被处死刑，或许另有 200 人死于狱中。^⑤某些新教徒抗议这些立法过分严苛，某些人改信天主教；塞西尔之孙威廉就逃亡至罗马，向教皇保证效忠。^⑥

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均反对以暴力对抗政府。其中一派向英王伊丽莎白请愿（1585 年），表达其效忠之诚，并请“仁慈地考虑彼等遭受之迫害”。但是犹如证实英国政府宣布这些措施可由战争来获得证明一样，红衣主教艾伦竟发表一篇文章（1588 年）试图使英国天主教徒支持西班牙人即将进犯英国之行动。他称女王是“一位乱伦的私生子，是恶名狼藉之妓女在犯罪中所生”，并指责“她……由于难以描述及难以置信的贪欲好淫，遂对莱斯特及其他人广施色相，滥用其胴体”，要求英国的天主教徒起而反抗这位“不道德及受诅咒及遭受逐籍的异端”，同时允诺任何人只要协助放逐“当代罪恶及厌恶之主要对象”，即可得到永久的赦罪券。^⑦然英国天主教徒却与新教徒一样，勇敢地抗拒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在对抗西班牙获胜以后，迫害仍然继续不停，仿佛它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一部分。1588 年至 1603 年，共有 61 位僧侣及 49 名俗人被绞死；当中许多人在刑架上就被砍了下来，活生生的惨遭开膛肢解——那就是说；被剖腹破膛，并自躯体上割其四肢。^⑧12 位教士于女王逝世那年向女王提出动人的诉愿，请求准许留在英国。他们驳斥否定女王继承王位权利之主张，并反对教皇有逐其去位之权利，但是依据良心他们无法承认除教皇以外的任何人为教会之领袖。^⑨请愿书在女王死前数天才送到女王手中，其后果如何尚无记载；但是在无意之中，它却包容了两个世纪以后解决问题的各种原则在内。女王死时仍是其掌政期间一次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但是，她这次的胜利比以前沾染了更多的污点。

第七节 伊丽莎白与清教徒

在对付那群表面上较弱的敌人清教徒方面，她却未获胜利。他们是受加尔文影响的教徒；其中某些人是玛丽统治时流亡于外的难民，他们曾经访问加尔文教派重地日内瓦，多数人曾经阅读日内瓦加尔文教派翻译及注释之《圣经》，某些人曾经听过或读过约翰·诺克斯之鼓吹文章；某些人也许听过威克利夫之“可怜教士”罗拉（Lollard）之回声。以《圣经》为绝对可靠之指南，他们发现伊丽莎白将主教权力及教士法衣由罗马手中夺取转交于英国国教，在《圣经》上找不到根据。一方面，他们发现教士除基督外并不受帝王之统治。他们承认伊丽莎白是英国国教之领袖，但其目的只是要摒弃教皇而已；在他们的心中根本拒绝国家控制宗教之说，反望以其宗教来控制国家。至 1564 年，他们开始被